

山东独特的“乡村儒学现象”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张依盟

从2013年到2017年，从1家到9200多家，从泗水到全国各地——这就是乡村儒学4年来在山东遍地开花的轨迹，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儒学现象”。

“乡村儒学讲堂”，2013年1月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开讲，王殿卿、赵法生、颜炳罡等一批专家学者及讲师志愿者深入乡村，从孝道、弟子规开始讲起，向村民讲授儒学经典。

从一个村到周边六个村，从泗水到青州、在平……乡村儒学的课一堂堂讲了起来。如今，山东不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讲堂，聊城市茌平县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市青州市孝礼儒学讲堂等，都将儒学作为传播内容，向村民讲授儒家思想。

儒学讲堂遍乡村

儒学如何扎根于乡村？57岁的李杜勇有话要说。

李杜勇是乡村儒学讲堂的义务讲师。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踏入圣水峪镇法庭教学点时，偌大的教室里，只有12个老人来听课。其中一对老人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人生病打吊瓶时，老太太侍候老头，老头侍候老太太，儿媳妇、儿子不露面。

“这样的乡村是不健康的。”看着这些困窘的老人，李杜勇改变了起初只是听课的想法。曾当过济河街道办事处教办主任的他下定决心，舍弃跟朋友搞工程赚钱的机会，投身到“乡村儒学讲堂”中。如今，李杜勇已跑过30多个村庄，讲课90余场，成为讲课最好、最多的义工。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乡村儒学讲堂”发挥了道德教化作用，教人孝老、做好人、行善事。”尼山圣源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他见证了乡村儒学从悠悠弱苗到枝繁叶茂的过程。

给老百姓讲课，可不容易。为留住老百姓，教授们也总结了几套诀窍：多讲孝亲、和家、睦邻这样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多讲故事少讲道理；多举身边例子，少说本本条条；多掏心窝子以情感人，少说空话大话。此外，还得把村民变成学习主体，让他们参与进来，用农民的话，说农民的事，教身边的人。

山东大力推进“乡村儒学”建设，将其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财政投资改建部分乡村儒学讲堂，制作宣传栏、宣传画，解决图书资料购置和活动经费，保证乡村儒学讲堂正常运转。

2014年5月，我省实施了推进“图书馆+书院”服务模式，在省、市、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工程，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主阵地建

设乡村（社区）儒学讲堂。截至今年2月，我省公共图书馆已全部建成尼山书院，乡村（社区）儒学讲堂达到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次，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

同时，各市涌现出不少好的典型做法。比如，临沂市实施“孝文化进万家”活动，通过弘扬“孝文化”这一传统美德，形成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沂南县将“孝文化”弘扬与农村养老保障进行结合，制订出台了《关于推广设立家庭养老孝心基金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设立家庭孝心养老基金。

孝道在村里“开花”了

儒学专家、知识分子到乡村开设讲堂，推广儒学，教化群众，使当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济宁圣水峪镇官庄村乡村儒学讲堂教学点开了四年多了，61岁的陈守华是讲堂的常客，孝老爱亲的故事耳濡目染。2015年春节过后，为了照顾好80多岁的老母亲，他带着老母亲去了淄博，边打工边照顾。

“这样的事在村里不少见。汤金柱在北京打工，听说父亲身体不好，立马回家，侍候了一年多，父亲去世后，才返回北京。有一个媳妇过去常骂公公、打婆婆，前年却主动拿出钱来，给婆婆盖了新房子……”官庄村党支部书记陈景亮说，现在村风民风变化很大，偷东西的、打架闹乱子的没有了；村里的好媳妇、好婆婆、好人好事多了起来，孝道在村里“开花”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法生看来，乡村儒学讲堂不但替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而且要提升它的公共性，提升其现代性，提高其教化功能，让它与现代社会更好衔接。乡村儒学不是单纯的复古，同时要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

乡村儒学讲师在讲解孝道、弘扬仁爱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教育。今年66岁的乡村儒学讲堂讲师王春，4年前在县老年大学经过培训，成为一名志愿者，联系圣水峪镇小坡子村。小坡子村位置偏僻，山路崎岖，但王春始终在坚持，而且由原来每周一次，变为每周一次。短短四年间，他的电动车跑坏了两辆。

王春在去儒学讲堂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每次去小坡子村都带着从县城买的肉、白菜、豆腐等，讲完课，就和老人一起做顿饭。王春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也是一种感化，让我们和老人走到了一块。”

村里有人为了感谢王春，给他送核桃送鸡蛋，都被他一一拒绝了。王春的行为也感动着乡亲，小坡子村里好人好事多了起来。



孩子诵读儒学经典

善行义举四德榜

乡村儒学讲堂

村民尊老敬老



文化“动”起来

创意产品火了



巨型孔子铜像变成了“萌萌”的袖珍孔子摆件，一册册的《论语百句》印在了股带、扑克、手环上……近几年，山东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山东文化企业的创意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赢得市场的同时，也将齐鲁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文学影视受热捧



山东出品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歌曲《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幸福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儿组歌》和长篇小说《血梅花》等五部作品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舞剧《红高粱》、京剧《瑞蚨祥》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以《红高粱》《大刀记》《飞虎队》《地雷战》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系列电视剧受到观众好评。

文化产业园发力



市民在周村古商城文化产业园内游玩。目前，我省已拥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家(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1家(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4家。省文化厅共命名3批共14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5批共149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集聚文化企业近4000家，带动就业近15万人，主营业务收入近千亿元。

“我在海外孔子学院当院长”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8年前，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朱军利受国家汉办委派，来到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这是他第一次到蒙古国——一片日后承载了他热情与汗水的土地。经过3年的努力与沉淀，2012年7月，他成为海外孔子学院院长队伍中的一员。

出行前，朱军利十分焦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会讲蒙古语，怎么跟蒙古国同事沟通呢？后来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就用俄语或者英语跟他们进行交流。”但当他抵达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后，悬着的心落了地。原来，蒙方院长、秘书和会计都会讲汉语，尤其是他的搭档——蒙方院长其米德策耶教授，汉语书面语功底深厚，这些年陆陆续续把《论语》《大学》《孙子兵法》《中庸》翻译成了蒙古语，在蒙古国出版发行。“目前，我们俩共同担任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项目组的负责

人，带领着一个翻译团队，争取早日把这部权威词典译成蒙古语，为蒙古国师生提供优质的汉语工具书。”

朱军利介绍，除承担汉语教学、学术研究等职能外，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还负责组织开展汉语水平考试(HSK)，是蒙古国最大的考点，每年定期举办三次汉语水平考试和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每次考试人数都超过500人。“我连续6年担任中国驻蒙使馆政府奖学金的主考官，最真切感受就是蒙古国考生的汉语水平越来越高！6年前，很少有学生达到HSK五级(汉语水平考试成绩共有六级，分数越高，对应级别越高)，而最近2年，面试的学生达到五级水平已是平常，很多学生拥有了六级证书。有些学生的汉语普通话字正腔圆，面对考官的问题对答如流。”

为了更好地推广汉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例如中华传统文化体验讲座、“汉语桥”世界大中学生中文比赛蒙古大区赛、蒙古国大中学生

硬笔书法比赛等。蒙古国中小学生中文典籍朗诵比赛，也是面向蒙古国主流汉语学校举办的品牌赛事，每年都在乌兰巴托歌剧院举行。“去年在比赛现场，我居然遇到了8年前教过的学生恩和扎雅，原来她是陪同女儿来参加比赛。看到我学生的孩子都可以背诵《三字经》，分外高兴！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蒙古国已经扎根发芽，有了代际传承。这个孩子从小就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相信她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中蒙友好交流的和平使者。”朱军利兴奋地说。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蒙古国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草原之路”的倡议。

顺应中蒙友好互助趋势，2014年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中国银行乌兰巴托代表处及在蒙中资企业和爱心人士，设立了中蒙文化教育基金和中蒙社会发展基金。其中，中蒙文化教育基金

会致力于在蒙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中蒙社会发展基金会致力于在蒙开展扶贫救助、环境保护、居民创业等社会公益事业。“在基金会成立之前，孔子学院的影响力局限于蒙古国教育领域。现在，基金会举办的‘暖冬计划’等各种公益活动，使得孔子学院的影响力逐步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进一步树立了孔子学院的公益形象。”朱军利介绍。

孔子学院教授汉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更承担着“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和平对话”的责任。据统计，截至2017年9月，中国已经在1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6所孔子学院、1076个孔子课堂，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共设立135所孔子学院、129个孔子课堂。山东通过国家汉办项目派出海外任教人员1100余人，参与建设孔子学院26所，孔子课堂32个。

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和平台。